



新浪潮诗歌

其实我们从未相逢

人民文学杂志社
朱零
主编

人民文学杂志社精心选送，中国诗歌新风潮：
雷平阳 轩辕轼轲 叶丽隽
汤养宗 羽微微 颜梅玖 起子 阿坚
白玛 敕勒川 大解

新浪潮诗歌

其实我们从未相逢

人民文学杂志社
朱零
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其实我们从未相逢 / 《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624-6726-7

I. ①其… II. ①人…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8032号

其实我们从未相逢

人民文学杂志社 朱零 主编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徐昕叶 版式设计:龙珊珊

责任校对:谢芳 责任印刷: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字数: 251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726-7 定价: 3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序

《人民文学》主编 施战军

《人民文学》最具活力的版块是“新人”创造的，这家杂志创刊六十多年，关于她的历史的写法会有很多，其中一种可以做这样描述：源源不断的“新人”隆重亮相，络绎不绝的“新人”必成名家。

“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这是茅盾先生在《人民文学》发刊词中格外醒目的一句话。《人民文学》忠实地继承又不无活泛地丰富着这一道统。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为文学新人新作专设栏目，有计划并行之有效地发现和及时推出了一批新生文学力量。其包容性和在青年作者与读者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编辑思路也愈加成熟实在和愈加灵透敏锐。每遇到清新可喜的新锐力作，编者都会在目录前予以热情贴切的推荐和独具史识的解说。

容纳新风送来的气息，分享青春创造的骄傲。远的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民文学》从“本期文学新人”到今天的“新浪潮”，新作家新作品推出的效果即是如此，刊物更是因为有这一美好传统的赓续而始终朝气蓬勃。

《人民文学》“新浪潮”栏目原则上编发作者第一次在我刊发表的作品。这三卷，有些已经溢出了刊物的规约，一部分作者已经走入名家行列，从文本质量和作家成长两方面来看，作为图书出版，这也是聪慧的好选择。因为“新浪潮”是带着足够的推涌之力的，汇聚成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大鱼飞出排浪又留恋波涛的姿势。

朱零编好了篇目，嘱我写几句话，我只能听命，盖因所选皆佳构也。以上文字，权当小序，读者诸君自可绕过，直接进入正文。



目录

雷平阳 / 八哥提问记……1

轩辕轼轲 / 捉放曹……43

叶丽隽 / 春无眠……71

汤养宗 / 一个人大摆宴席……97

羽微微 / 约等于蓝……123

颜梅玖 / 一条和浪漫主义无关的河……145

起子 / 在U 2酒吧……181

阿坚 / 大意如下……209

白玛 / 我叫白玛……227

敕勒川 / 草叶上的海……251

大解 / 河之北……281

后记





~ 雷平阳 ~

轩辕轼轲

叶丽隽

汤养宗

羽微微

颜梅玖

起子

阿坚

白玛

敕勒川

大解



八哥提问记/雷平阳

基诺山上的祷辞

神啊，感谢您今天
让我们捕获了一只小的麂子
请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一只大的麂子

神啊，感谢您今天
让我们捕获了一只麂子
请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两只麂子

白 鹤

三只白鹤，一动不动
站在冬天的水田
水上结着一碰就碎的薄冰
稻子收割很久了，冰下的稻茬
渐渐变黑。它们身边
是鹤的爪子和倒影
寂寥而凄美。水田的尽头
白雾压得很低，靠近尘世
三棵杨树，一个鸟巢
结了霜花的枯枝，在冷风里
一枝比一枝细，细得
像水田这边，三只白鹤
又细又长的脖子里
压着的一丝叹息

奔丧途中

一个世界终于静下。不再
端着架子：有的声音的确醉人
耳朵却已经失灵。滇东北的山野
处处都有绝处逢生的风景，那一双眼睛
却被掏空了。关闭了。土地
贫瘠或丰饶，已经多余
那一个人，他的手脚，已经休息……
在360公里长的高速路上，我亦感到

有一个人，从我的身体里
走了出去，空下来的地方，铁丝上
挂着一件父亲没有收走的棉衣

寺 庙

有没有一个寺庙，只住一个人
让我在那儿，心不在焉地度过一生
我会像贴地的青草，不关心枯荣
还会像棵松树
从来都麻木不仁
我会把云南大学的那座钟楼
搬到那儿去，卸掉它的机关
不让它，隔一会儿就催一次命
我一旦住到了那儿，手机就将永恒地
关闭，谁都找不到我了
自由、不安全感、焦虑，文坛上的是非
一律交给朋友。也许，他们会扼腕叹息
一个情绪激越的人、内心矛盾的人
苦大仇深的人，从生活中走开
是多么的吊诡！可我再不关心这些
也决不会在某个深夜
踏着月光，摸下山来
我会安心地住在那儿
一个人的寺庙，拧紧水龙头
决不能传出滴水的声音

木头记

用木头，我们建起了寺庙
或教堂，也建起了官廷、战船和家族
的祠堂。紫檀或沉香，雕出的佛像
念珠和十字架，今天，我们还佩戴在身上
尺度和欲望不同，木头的建筑
大的，享有专用的邮政编码
小的，小如尘埃。“你看，这根廊柱
粗得不可思议！”在老宫殿里
人们常常忍不住惊叹。景区的宣传册
一般都会重点强调，这些原木
出自遥远的南方，江水上浮来
九万九千根下水，到了这儿，只剩下
九百九十根……多么幸运
这些木头，它们还活着
以宗教或宫殿的名义，肃穆、庄严、神圣
金碧辉煌。那些走丢的、下落不明的
被焚毁的或腐烂的，它们的传奇
已经不会被调查、记录和讲述
它们成长的山峦，变成了梯田，化肥
和农药，让泥土患上了健忘症
然而，这些晋京的木头，只是木头中
的少数。在人口替换最快
恩仇最多的地方，木头，一轮接一轮
被肢解，被强行地命名：梁、柱
棺、门、轴、床、桌、椅、凳
柄、柜、桶、盆、柴等等
而且，每一个命名，还可分解出
更多的子命名，它们只是一个氏族

一种姓氏，个个都香火不断、子孙浩荡
个个都一代顶替另一代；个个都一再地
花样翻新，形成了一种最为古老的
传统文明。针对木头，我们发明了
火、斧头、锯子、凿、雕刀、工字尺
墨斗，练就了砍、雕、凿、镂、烧
劈、锯、刨等一身超人的技艺
分出了伐木、木匠、设计、粉饰
搬运、安装、验收、维修、造纸
等工种；出现了监工、师傅、徒弟
和户主等四个阶级；派生了漆匠、胶工
画师、鉴宝先生、收藏家等人类
划分了活计、技术、艺术、瑰宝等等级
这个领域，更多的人，生活在乡下
俗称贱民。他们和木头生活在一起
所以也分不出木头的贵贱
他们用核桃木做床，用红木或柚木
做饭桌，用檀木和樟木做板凳
木柜和衣柜，他们采用松木
刀柄、锄柄和扁担，不管用什么木
必须像惊堂木；屋梁和柱子
也不管用什么木，必须像棺木
我们都了解木头的阶级性和政治学
在某些人那里，它特指红木、花梨木
乌木、榿木、红豆杉、紫檀
特指绝症和正在绝迹；有时候
他还是明代和徽派；是宫殿上拆下的
是旧的，但锃亮如新；是某某帝王的龙椅
是鬼斧神工的松竹梅、神话和佛典
是匾；是妙到毫巅的反自然……
唉，所有由木头支撑的家庭
都是暴君；每个以木为生的匠人

都是刽子手。我的故乡，有过一个木匠
为人做屏风和门窗，雕下的木屑
可以换取等量的黄金。我想象过木头
与匠人的世仇，也在树木生长的山上
铆足了劲，鼓着腮帮，大声地歌唱过
它们的繁殖力和生命力，可是，一次次
我最终都呆若木鸡，木讷、麻木不仁
朽木不可雕也，内心的木偶
化为灰烬。最极限，也最动人心魄
在木头的命名史上，有两个名词
木艺和木炭。木艺：以杀木雕木为艺
木炭：木头被烧了一次，还要再烧一次
另外，还有两个成语，木已成舟
和独木难支，它们的遗憾和惋惜
令人脊骨结冰。有些不可救药，我一度
想为木头弹奏安魂曲，然而，太多的乐器
以木而成，令我难以下手；也曾想
制一批木斧、木剑、木刀、木枪
和木人，分发给山上的树木，让它们
学会保护自己，可这些木头
谁又愿意成为我的手下亡魂？我就像那
木偶戏上的主角，已经被操控
泯灭了巨大的道德，体内残存的一棵胡杨
它的泪，在我的眼眶里，变成了沙砾

开发区的春天

银杏和小叶榕，是如此的鲜活
想象不出，什么时候它们

才会枯朽，像流水线上的轴承。
 街道，又宽，又长，又直。宽，是广场
 之宽；长，朝圣之路的长；直，大漠
 孤烟直，笔直，向着空远。水泥
 还没有旧下去，一些墙体或玻璃
 还留着建设者黑乎乎的手掌印
 翅膀、引擎、涡轮、会跑的心
 在此集合，一齐对准了经济学里的珠峰
 随时准备攀越。旁边的山头，刚刚
 被削平。一座小寺，五百年了
 被连根拔起。为菩萨搬家，建一座
 飞机场，运送佛身和经书的卡车
 扬起的尘土中，一群和尚行走如飞
 他们的内心，还在连环地响着
 爆破那天，庙基塌陷的声音
 出家人，不知道一把刀杀在心脏的滋味
 可那种一招致命的疼，他们已经
 深有体会。厂房都是新建的
 国有，民营，中外合资。还有
 秘密的制假窝点，它们出场
 便像云朵运来的狮子，锦毛倒立
 牙齿闪着寒光，一副决一死战的样子
 战斗，的确也一直在进行，狂傲的火车
 越来越亢奋，在城乡结合部
 拉响汽笛。连和尚都知道
 又有许多庞然大物一样的机器
 和机器的仆人，被马不停蹄地送来了
 入驻于高楼的布标和墙体上红色的
 标语。似乎，总有一些什么东西
 被拉断；又有一些东西，一层一层地
 被剥开。还有一些东西，因为增多
 而减少，因为难以掌控的高速

被迫奏响了安魂曲。春天啊春天
 从盲目生长的树底下经过时
 耳朵里涌进来的声音，是枝叶拍打
 天堂门窗的声音，是仓促上马
 政绩工程之下，机器生锈的声音
 这样的荒凉，比旷野更荒凉
 一个和尚，掉队了，走累了，站在
 一家铁门紧锁的生物公司窗台下
 剧烈地喘息，袈裟下的胸膛
 多像一台高速拉合之中的手风琴

赶夜路去勐遮

萤火虫跟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它们提着灯笼，不为对应星星
 彼此不能成为参照或灵魂
 妄想，让多少黑夜里的自由和幸福
 改变了方向。它们只是知足的一群
 并知道自己微弱的光，妨碍不了谁
 为青蛙照明，这是两种弱势阶层
 天生的契约，所以，它们乐于
 在青蛙的歌剧中，充当长明灯
 所以，那天晚上，我怀疑全世界的
 萤火虫和青蛙，都来到了勐遮
 萤火虫拧紧发条，小身体
 鼓荡着涡轮；青蛙，对着黑夜
 鼓着腮帮，高声地叫鸣
 的确，青蛙的叫鸣没有什么新意，就像婴儿
 喊饿，喊出一声，之后就是

无休止的重复，我们都走远了
还在重复；我们都抵达勐遮了
睡熟了，还在重复。就好像我们
纯属多余，是一些走远了和睡熟了的人

穷人啃骨头舞

我的洞察力，已经衰微
想象力和表现力，也已经不能
与怒江边上的傣傣人相比
多年来，我极尽谦卑之能事
委身尘土，与草木称兄道弟
但谁都知道，我的内心装着千山万水
一个骄傲的人，并没有真正地
压弯自己的骨头，向下献出
所有的慈悲，更没有抽出自己的骨头
让穷人啃一啃。那天，路过匹河乡
是他们，几个喝得半醉的傣傣兄弟
拦住了我的去路。他们命令我
撕碎通往天堂的车票，坐在
暴怒的怒江边，看他们在一块
广场一样巨大的石头上，跳起了
《穷人啃骨头舞》。他们拼命争夺着
一根骨头，追逐、斗殴、结仇
谁都想张开口，啃一啃那根骨头
都想竖起骨头，抱着骨头往上爬
有人被赶出了石头广场，有人
从骨头上摔下来，落入了怒江
最后，又宽又高的石头广场之上

就剩下一根谁也没有啃到的骨头……
 他们没有谢幕，我一个人
 爬上石头广场，拿起那根骨头道具
 发现上面布满了他们争夺时
 留下的血丝。在我的眼里
 他们洞察到了穷的无底洞的底
 并住在了那里。他们想象到了一根
 无肉之骨的髓，但却难以获取
 当他们表现出了穷人啃骨头时的
 贪婪、执著和狰狞，他们
 又免不了生出一条江的无奈与阴沉
 ——那一夜，我们接着喝酒
 说起舞蹈，其中一人脱口而出
 “跳舞时，如果真让我尝一口骨髓
 我愿意去死！”身边的怒江
 大发慈悲，一直响着
 骨头与骨头，彼此撞击的声音

八哥提问记

一个鳏夫，因为寂寞
 想跟人说说话，养了只八哥
 调教了一年，八哥仍然
 只会说一句话：“你是哪个？”
 一天，他外出办事，忘了
 带钥匙。酒醉归来，站在门外
 边翻衣袋，边用右手
 第一次敲门。里面问：“你是哪个？”
 他赶忙回答：“李家柱，男

汉族，非党，生于1957年
独身，黎明机械厂干部。”
里面声息全无，他有些急了
换了左手，第二次敲门
里面问：“你是哪个？”
他马上又回答：“我是李家柱
知青，高考落榜，沾父亲的光
进厂当了干部。上班看报
下班读书，蒲松龄，契诃夫
哈哈，但从不参加娱乐活动。”
他猫着腰，对着墙，吐出了
一口秽物，但里面仍然声息全无
他整个身体都扑到了门上，有些
站不稳了，勉强抬起双手
第三次敲门。里面问：“你是哪个？”
他又吐了一口秽物，叹口气
答道：“我真的是李家柱
父亲李太勇，教授，1968年
在书房里，上吊自杀。母亲
张清梅，家庭主妇，三年前
也死了，死于子宫肌瘤。”
里面还是声息全无。他背靠着墙
滑到了地上，一个邻居下楼
捏着鼻子，嘴里嘟哝着什么
楼道里的声控灯，一亮，一灭
黑暗中，他用拳头，第四次敲门
里面问：“你是哪个？”他又用拳头
狠狠地擂了几下门：“李家柱
我绝对是李家柱啊。不赌
不嫖，不打小报告，唉
唯一做过的错事，却是大错啊
十岁时，在班主任怂恿下